

第三章

“他们在那儿！”绍尔·多尔保持着飞行摩托全速前进，指正前方叫道。

其他二十九人看到了目标，那是远处的班萨兽扬起的一线尘土。义愤填膺的农夫们齐声呐喊着向前冲去，发誓要报仇雪恨、救回施密——如果她尚未死在塔斯肯袭击者手里的话。

伴着隆隆的引擎声和报仇的呐喊声，他们顺着洼地的下坡直驰而下，杀气腾腾地向那些班萨兽飞快冲去。

克利格晃着脑袋，长嚎不已，仿佛在求他的飞行摩托再快一点。他从左翼转向，切入队形的中央，然后低下头，一路加速，想要追上领头的几人。他只想尽快短兵相接，用他强健的大手掐住塔斯肯人的咽喉。

能清楚地看到前方的班萨兽了，然后，能看清它们背上的强

盗了。又是一阵同仇敌忾的怒吼。

但这吼声很快变成了惊呼。

敌人在战场上狡猾地拉了一条细线，正好是飞行摩托车手的脖子高度。冲在最前面的几个农夫车手一下撞了过去。

克利格看到几个友邻的头被细线割下，其他人也摔在地上时，他的怒吼也变成了惊呼。在清楚不可能及时停下飞行摩托的情况下，他完全凭借本能，一跃而起，一只脚踏在座椅上，然后再一跃。

他感到一瞬间的疼痛，人倒飞了出去，他重重地摔在乱石嶙峋的地面上，往前滑了一段。

整个世界都模糊起来。这忽然的变故让他有些恍惚。他看到了同伴们的靴子，听到了欧文在大声叫他，不过儿子的声音仿佛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他看到塔斯肯人靴子上包着的皮革，还有他们色如黄沙的袍子。虽然还没回过神来，他的怒火可是半点也没消退。那个塔斯肯人走过克利格身边时，他一把抓住了塔斯肯人的腿。

塔斯肯人的手杖砸了下来，克利格抬头伸手格挡。他忍住疼痛——事实上愤怒已经让他忘记了疼痛——撞了过去，双臂紧抱住塔斯肯人的腿，把他撂倒在身前。他纵身扑上去，用双拳狂揍，渐渐找回了自己想要的掌控感。

哭喊从四面八方传来，有农夫的，也有塔斯肯人的。不过克利格没怎么听进去，他的双手死死地掐着那塔斯肯人的脖子。本就孔武有力的他使出了全部力量。他抓起塔斯肯人的头又狠狠地

砸了下去，一次又一次，然后再掐，再砸。等他停手的时候，塔斯肯人早就没了动静。

“爸！”

这一声叫喊把克利格从暴怒中拉了出来，他把那个塔斯肯袭击者扔到地上，转过头，看到欧文在和另一个袭击者贴身肉搏。

克利格转过身，准备站起来，把一条腿支在身下，然后迅速起身……

他重重地摔倒在地，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平衡。他困惑地低头一看，以为是哪个塔斯肯人绊倒了他。但这一看才发现，他摔倒的原因是自己的身体。

这一刻克利格·拉尔斯才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一条腿。

周围已是一片血泊，都是从他的断肢中流出来的。他惊恐地瞪大了双眼，抱住了自己的腿。

他叫着欧文。他绝望地叫着施密。

一辆飞行摩托擦身而过——一个农夫正在逃离这场屠杀，但那人没有慢下来。

克利格想大喊一声，但嗓子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意识到，自己已经一败涂地了。

又一辆飞行摩托从他身边经过，这一辆很快地停了下来。克利格条件反射般抓住了摩托，还没能爬上去，摩托就拽着他飞驰离去。

“抓紧了，爸爸！”欧文一边开着飞行摩托，一边朝他大喊。

克利格抓紧了。他的固执让他在艰难的岁月里守住了湿气农场，他的毅力让他征服了塔图因星球上的荒凉野地，现在，凭借这份固执与毅力，他抓紧了。塔斯肯人在后面疾速追逐着。为了人生，他抓紧了。

为了施密，为了拯救她的唯一机会，克利格抓紧了。

驶上了坡，欧文停下了飞行摩托，跳下车，握紧父亲的断腿。他在这仓促的时间内尽可能妥善地扎紧了断腿，然后扶着快要失去意识的克利格躺到飞行摩托上。

欧文又发动了摩托，全速驶离。他知道必须把父亲带回家，而且必须快。这么严重的伤口，需要清洁和包扎。

欧文只在前方看到两辆逃离了屠杀的飞行摩托，而身后的混战中，他听不到任何引擎声。

欧文驱走了绝望，找到了克利格那般朴实的决心与毅力。他没有再去想失去的那么多朋友，没有再去想父亲的困境，他什么都不想，只专注于前方的路。

“这可不是好消息。”帕纳卡队长把这条重磅消息传达给阿米达拉议员后评论道。

“我们一直都怀疑杜库伯爵和追随他的分离势力会去讨好贸易联盟和各种商业行会。”帕德梅装作若无其事地回了一句。帕纳卡刚刚带着侄儿泰弗队长进来，汇报说贸易联盟已经参与到威胁共和国统一的分离势力运动中了。

“冈雷首领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她接着说，“只要是他觉得能发财的事，他就愿意做，他只忠于自己的钱包。杜库伯爵一定是给他提供了油水丰厚的贸易协定，让他可以随意生产，不用考虑员工的待遇，也不用考虑环境影响。冈雷首领已经把不止一颗星球变成了浮在太空里的、了无生机的死亡之星。又或许，杜库伯爵给贸易联盟提供的条件能让他们在有利可图的市场里掌握绝对的垄断地位。”

“我更关心这对您意味着什么，议员。”

帕纳卡这么一说，帕德梅好奇地盯着他。

“分离势力已经表明了他们不排斥暴力的态度。”他解释说，“共和国境内已经查出好几起蓄谋暗杀的事件了。”

“但是，杜库伯爵和那些分离势力难道意识不到，这一次阿米达拉议员几乎是跟他们站在同一立场的吗？”泰弗队长忽然插嘴道。他平时总是很安静，所以这话一出口，帕纳卡和帕德梅都惊异地看向他。

帕德梅的眼神很快凝重起来，温文尔雅的气质掩不去她的愤怒。“在任何想让共和国解体的人眼中，我都不是朋友，队长。”她的语气坚定得不留一丝商量的余地。当然，这一点本就毋庸置疑。在当议员的这几年里，阿米达拉一直是共和国最忠诚、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她是一个决心改善这个系统的立法者，但是向来只坚持在共和国的宪法框架内来完成改革。阿米达拉议员热情地相信，这套治理系统的真正精妙之处在于它内在的变革能力，

乃至自我改善的需求。

“我同意，议员。”泰弗鞠躬道。他没有他叔叔那么高，但更结实，肌肉在制服的蓝袖子下凸现出来，坚实的胸膛掩在褐色的皮质长袍下。他的左眼上戴着黑色的皮眼罩，因为他十年前在同贸易联盟的战役里失去了左眼。泰弗那时候还是个少年，就已经表现得十分出色，这让他的叔叔很是骄傲。“我完全无意冒犯。不过，在共和国建军这件事上，您一直在参议院坚定地支持协商谈判，反对武力解决。分离势力岂不是恰恰会投票支持您吗？”

帕德梅暂时压下心头的愤怒，想了一下这个问题，然后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对。

“外面传言说，杜库伯爵跟纽特·冈雷现在狼狈为奸。”帕纳卡低沉而坚定的声音插了进来，“光这一点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加强对阿米达拉议员的安全保护。”

“麻烦你说到我的时候不要好像我不在这儿似的。”她斥责道。但帕纳卡眼睛都没眨一下。

“说到安保问题，议员，您没有话语权。”他回答道，“我侄儿归我管辖，他在履行工作的时候不能受到干扰。他必须做好所有预防措施。”

说完，帕纳卡草草鞠了一躬，走开了。帕德梅按捺住心中涌动的那股斥责他的冲动。他没说错，而且他的这番大胆陈词对她有益无害。她回过头看着泰弗队长。

“我们会提高警惕的，议员。”

“我有公务，需要马上回科洛桑。”她说。

“我也有我的公务。”泰弗表态。像帕纳卡一样，他鞠了一躬，然后退下了。

帕德梅·阿米达拉看着他离去，长叹了一口气。她想起了索拉对她说的话，思索着自己是否会有机会遵从姐姐的建议——不知为何，那时候她觉得这建议很有吸引力。然后她发现自己差不多有两个星期没见到索拉和她的孩子，还有她父母了——上次见到，还是那天下午跟赖乌和普佳一起在后院的时候。

时光似乎从她身边匆匆溜走了。

“这速度根本追不上那些塔斯肯人！”克利格·拉尔斯咆哮着抗议道。他儿子欧文和未来的儿媳正扶着他坐到由欧文打造的悬空椅上。克利格的右腿只剩下半截大腿，可他似乎完全感觉不到伤口的疼痛。

“那些塔斯肯人早就走了，爸爸。”欧文轻声说着，把手搭在克利格宽阔的肩膀上，想让他平静下来，“你不愿意装一条机械腿的话，就只能坐这张反重力椅了。”

“你休想把我弄成个半机器人。”克利格回嘴说，“这个小车子就够了。我们再去多找些人。”他说着，语气又火急火燎起来，手本能地摸到了自己的断肢，“你去莫斯艾斯利，看看他们能提供什么帮助。让贝露去别的农场看看。”

“他们帮不上什么忙。”欧文实话实说，走到反重力椅旁边，

弯下腰，直视着克利格的眼睛。“这次变故之后，农场要花上好几年才能恢复。许多家庭在袭击中支离破碎，而失败的拯救行动又害惨了更多的家庭。”

“你妈还没救回来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克利格吼道。他的挫败感达到了顶峰——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心底很清楚，欧文说的是实话。

欧文深吸了一口气，坚定地迎上父亲灼热的目光。“我们必须接受现实，爸爸。他们抓走她已经两个星期了。”他脸上没有表情，也没有把话里暗示的意思说出来。克利格·拉尔斯了解那些残暴的塔斯肯人，他肯定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忽然间，克利格宽阔的肩膀沮丧地塌了下去，眼里的怒火也淡了。他低下头，看着地面。“她没了。”这个受伤的男人低声道，“她真的没了。”

他身后，贝露·白日开始哭泣。

他身边的欧文努力忍住眼泪，故作平静地笔直站着。在这艰难的日子里，他必须成为父亲和贝露可以依靠的坚强支柱。